

文人游幕与清初词坛

——以词人万树为个案

朱丽霞*

【摘要】清代词学的复兴与文人游幕密切相关。伴随文人游幕的踪迹,清词率先在江南得以复兴并由此传播到全国各地。在清词从江南到岭南的传承绵延中,宜兴词人万树起到了重要作用。清初重要的词学论著《词律》作于万树游幕时期,他一生填词五百余首,是其游幕生涯的真实记录。与此同时,共事于同一幕府的众多江南幕僚文人,政事之余,赋诗填词,谱曲论文,万树、吴棠祯、吕泰宇、来集之等大批江南词人追随两广总督吴兴祚的宦迹从江南到福建、到广东,他们的幕府唱和直接推动了清初岭南词坛的空前繁荣,万树是清词复兴的关键人物。

【关键词】文人游幕;万树;清词复兴

清代词学复兴,已为学界共识。清词复兴的明显标志是清初阳羨词派和浙西词派的诞生以及陈维崧与朱彝尊的领袖作用。率先为清初词坛带来新气息的是阳羨词派。陈维崧之于阳羨词派的开拓之功固然功不可没,而他的词学贡献仅限于词作数量巍然巨观,对于词学理论则毫无建树。浙西词派虽然诞生于朱彝尊等浙西六子共事龚翔麟金陵幕府,但其产生影响却在数十年之后。总体而言,真正为清词复兴奠定基础的是阳羨词人万树。然而,学界对万树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戏曲成就,即使对其词学有所关注,也集中在对其《词律》的论述,缺少对他的词学成就及其词史地位的深入探讨。尽管在清初词坛上,万树的创作在数量上仅次于陈维崧,但是严迪昌《清词史》中没有给予万树应有的篇幅,而其《阳羨词派研究》也将他归入陈维崧的附庸。万树词的创作成就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①。严迪昌《清词史》云:清初两广总督“吴兴祚是贯穿江南与岭南词坛的关键人物”。一个颇有文化建树的高官无意中两大文化地域的文坛关联起来。固然,官至一品的两广总督吴兴祚对清初文坛的贡献厥功甚伟,但真正关联江南与岭南词坛的却是追随其一生的忠诚幕僚——万树。更重要的是,正如吴衡照《莲子居

*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24。

①曾善美:《万树词律研究》(2014年硕士论文);谷敏:《护法词宗,别树新声——万树词律研究》(2013年硕士论文),另外尚有数篇专门探讨万树《词律》的期刊论文。而对于万树词的研究,相关论著有:严迪昌:《万树三考》,马大勇编《严迪昌自选论文集》,北京:中国书店,2005年;申冠星:《万树词研究》(2010年硕士论文);李恺红:《万树及其词研究》(2010年硕士论文);夏增加:《万树词的艺术探索》,《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词话》“万红友当鞦韆榛楛之时，为词宗护法，可谓功臣”^①之所论，万树是清初词学复兴的关键人物。

万树（1630—1688），字花农，一字红友，又字考承，号山翁，又号山农。词曲家，宜兴人。父万濯崇祯间任户部主事，甲申之变时，在淮安官署殉难。万树少年遭遇变乱，嗣后家境清寒，“乃作客四方，之晋、之燕、之闽、之粤，舟车水陆”^②。最早追随其叔父万锦雯宦迹，先后至山西、河北，其后长期追随两广总督吴兴祚，游历福建、广东等地。幕府文化生活的需要使得万树勤奋耕耘，致力于填词谱曲，取得卓越成就，成为清词复兴的功臣。



万树自幼受学于家教，晚明著名词曲家祭花主人吴炳乃其舅父。在舅父身边耳濡目染，培育了万树卓越的文学才情，继承吴炳善解音律的禀赋，其《宝鼎现·闻歌疗妒羹曲有感》序曰：“后先生（吴炳）起刺吉安，随以宪贰视学豫章。未几遭闯变，归觐建康。”可知，万树不仅自幼听闻舅氏吴炳的词音曲律，而且曾追随其宦迹至豫章官府。当闯变爆发后，万树随吴炳回归江南，并未归居故里宜兴，而是定居金陵。该词序即写吴炳归隐金陵后，诗酒娱乐、赏音填词的文化雅兴。吴炳的词曲声名，有力助推了金陵词坛的繁兴，而年轻的万树也得以崭露头角。

基于在音乐方面的特殊才气，无锡望族侯氏聘请万树入其亦园编辑《亦园词选》。在亦园的选词岁月，万树协音定律的才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为以后编辑《词律》奠定了韵学基础。他在选词余暇，广泛交往，与无锡词坛吟咏唱和。无锡望族顾氏家族父子顾宸、顾彩、顾彬都擅解音律，名闻词坛；邹氏家族邹式金、邹兑金兄弟亦是词坛新秀，浓厚的词学氛围极大地影响了万树的词风。此后，万树为谋生，开始南北飘零的游幕生涯。其《词律自序》追忆易代后，“鹑悬而弹铗，北辕燕晋，南棹楚闽。”长期的幕府生活中，填词成为他工作之余藉以遣怀的主要抒情方式。

万树京师科考落第，郁闷愁苦，遂应叔父万锦雯之邀，赴其山西幕府。《增修宜兴县志》卷八载万树于易代后，“以国子生游都下，才名藉甚，然弗雅与人交，客游秦晋”。当舟行至江苏六合，夜宿瓜步山僧舍，客舍凄凄，遂填词《浪淘沙·瓜步息浪庵》以遣怀，其自注云：“时余将入晋，美中入燕。”（章）美中，落魄文士，与万树同为胸怀远大而又终身游幕的才俊。小注即记其赴晋幕启程的旅途景况。他沿途北上，创作了许多写景抒怀之词。《瑞鹧鸪》其一自注：“花朝前一日同蔚礧晋游，夏若庚先鼓枻相送，醉中言别，时美中入都，亦偕至邗上。”描写与友人同行至扬州依依分别的场景：“霜雁候风应北乡，函云好寄太行西。”（《瑞鹧鸪》其二）咏赴晋之途，水陆兼程，遥寄信函报平安。在山西幕府，诗作为正宗文体，成为万树幕府工作的补充，而词则记录了他日常生活的细节及其真实心境。万锦雯后由山西转任顺德府广宗县（今河北宗州）知县，万树随至河北，其《南乡子·同怀蓼叔自都门至广宗署》记述了这次迁移的行踪。在河北幕府，万树广游燕赵古迹名胜，足迹所至，即兴填词。其《女冠子·上元》序云：“癸丑岁，余在宗州怀蓼叔署，是日叔往邢台，旅况岑寂，慢咏寄慨。”由此可知万树在河北的生活及其悲喜心迹。

河朔游幕的经历不仅丰富了万树对生命的体验，而且开阔了其文学视野，诗词创作构成其作为幕府僚属的重要生活内容。但当清朝江山定鼎后，他很快接受并认可这个强大的新王朝，并积极投入到可能会带来命运转机的科举征程中。幕府工作之余，万树屡赴京师参与科考，尽管屡屡败北，但是抒写科第之途的坎坷与才子沉沦的不平与悲愤却成为他日后填词的重要主题。其《彩鸾归令·自闽入粤途中作》即记述了自己从京师罢归，经会稽、福州至广州游幕的途中劳顿之感。

①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03页。

②释宏伦：《璇玑碎锦序》，万树《璇玑碎锦》，乾隆五年（1740）扬州江氏柏香堂刻本。

康熙十七年(1678),万树博鸿败北,任无锡知县十三年的吴兴祚擢福建按察使,旋升福建巡抚。由于在无锡侯氏亦园相识相知,吴兴祚极为赏识万树的才华,因此聘请他入其幕府并随征台湾。万树遂“自晋安莲幕,从鞞靶于军中”^①,其《一剪梅·从军》云:“鞞靶从军易旧装。解着诗囊,系着弓囊。无端投笔事戎行。”万树欣然入幕,南下闽疆,此后一直追随吴兴祚的宦迹,由福建至广东,成为吴氏深为信赖的心腹幕僚。《(嘉庆)宜兴县志》卷八《人物志·文苑》载:“吴大司马兴祚总督两广,爱其(万树)才,延至幕,一切奏议皆出其手。”前后十年(康熙十八年至二十八年)的岭南幕府生涯,为万树赢得了崇高的文学声名。他创作了大量词曲作品,步入填词生涯的巅峰期。

政事之暇,宾主雅集,赋诗填词是幕府最普遍的文化消闲方式。吴兴祚常常为幕府雅集举办盛宴,并亲自参与到众幕僚填词唱和的活动中。中秋佳节,总督府盛大宴会上,吴兴祚率先填词《明月逐人来》,万树随即唱和《明月逐人来·中秋用芦川韵》。制府开宴,吴大司马词先成,是夕先阴后月,随后吕师濂、宋俊、金烺、吴棠祯等众幕僚文士一一应和,顷刻间,数十首《明月逐人来》词旋即诞生。次日午宴,万树余兴未尽,率先填制《南乡子·午日》词,吴总督次韵唱和:“良会在高堂……客兴都忘滞瘴乡。”数十幕僚文士亦纷纷酬唱。万树曾作《南乡子》词抒写身居南国延绵不已的思乡情怀,而总督府的文化盛宴却消解了江南才子的羁旅愁绪。

吴兴祚不仅参与填词唱和,而且为其幕府群属搭建唱和交流的平台。他先后在总督府特为名士雅集修建红楼、文来阁、运筹堂等亭台楼阁。万树《最高楼·琰青新楼落成宴席》云:“红楼起,天半彩霞新。揽尽海天春。烟云俄顷呈殊态,身心杳渺出层尘。可图书,宜管钥,合彝尊。”新落成的红楼乃是集图书、音乐、宴会于一体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故万树选用南宋词人辛弃疾所创的《最高楼》词牌描绘南国红楼的巍峨出尘。如果说红楼的建成意味着新王朝在远离京师的南国树立了帝国的权威,那么文来阁的修建则意味着新王朝力图将前朝的才俊精英纳入到新朝的文化建设中,广纳人才,弘扬文化,吴绮《七星岩志序》即云修筑文来阁以“延揽词英”^②。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月元宵节,吴总督于高阁之上大宴群僚,文武百官、幕僚雅士齐集,赏灯纵酒,“华灯下开绮席。听吴歛逗板,袅袅长笛。”(《月中桂·文来阁灯月词》)赴宴文士“各赋一词,而闾其调之以月名者”,大家抓阄选调,以月名词,总计填制了数十阙《月中桂》词。此外,吴总督还修建锡祉堂、运筹堂、弘绪堂、留云阁等,专门用于诗词雅集。端午之夕,诸名士宴集总督府锡祉堂,金烺《南乡子》序云:“五日公宴锡祉堂,同留村先生、药庵家岳、红友、黍字、集之、韩若、雪舫分赋”,词中即咏“幕府设华筵,十五平头小伎妍”。为贺端午,总督府举办盛大的幕府华筵,家班演唱昆曲,幕僚们则填词抒写观感。这些词作和词序皆为后世留下了记录岭南戏曲繁荣的珍贵第一手资料。

康熙二十三年(1684)元宵节,总督府燃放灯花烟火,举办弘绪堂雅集。吴兴祚率先填词《念奴娇·元宵后二日,与诸同人集弘绪堂》:“灯花灿烂,记今宵、一十四人相共。”十四文士填制《念奴娇》词,同抒感怀,共度良宵。与此相关的《拜新月慢·运筹堂对月坐话》、《齐天乐·五日燕锡祉堂》多种词牌的唱和之作应运而生。总督府逢节必宴,丰富的文化生活经由不同的节日和值得纪念的文化事件贯穿起来,赋诗填词真实记载这一桩桩风流盛事。万树在岭南总督府度过了其生命历程的大半时光,而填词谱曲的幕府职责则将其打造为清初词坛复兴和戏曲繁荣的有力推动者。

“乡思漫带求缩地,座中嘉客半江东。”^③总督幕府中的众多幕僚多是江东子弟,那是诗词文化最发达的区域。像万树那样的江东才俊经历易代动荡之后最终多落足岭南,成为复兴传统文化的积极推动者。岭南总督府内,万树、金烺、来集之、吴秉钧、吴棠祯叔侄,吕守斋、吕药庵、夏宁枚等大批江南才子应邀

①万树:《词律自序》,金启华等编《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18页。

②吴绮:《七星岩志序》,《林蕙堂全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314册,第322页。

③大汕:《九日林果庵太守招同诸公雅集湖山分赋》,《潮行近草》卷二,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6页。

南下岭南，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幕府文学群体。这些饱读诗书的幕僚远离故土乡园，“夜夜夜深愁永夜，年年节惜华年。可堪身滞海南天。”（万树《浣溪沙·新年夜坐》）填词成为他们排遣离怀的一种有效途径。万树夜不能寐，悠然闻听深夜笛声，有感而作《水龙吟·丙夜闻清吹》，其序云：“清吹不闻歌声，但丝竹相和，乃吴中老曲师所辑录南北各旧曲合成者。”记录了一位流落岭南的江南笛手因思绪缠绵而难以入睡，遂半夜吹笛遣怀，悠扬飘渺的笛声也将思绪万千的万树带向万里之外的江南故乡。《生查子·题金公远雪梅画，时公远自崇安至》云：“自度庾关来，陆凯书都绝。长忆故溪桥，晓踏前村雪。”当江南名伶张蕓庵辞别岭南吴总督北旋之际，幕府众僚属为其送行，万树特为其填《梦横塘·送张蕓庵归姑苏》。

“大司马、雄开笔阵，早赋雪儿香曲”（万树《子夜歌·送雪岫游羊城》）、“九叶金珰，三千珠履，开府中丞荣戟。”（金娘《金明池·上吴大司马伯成公》）出于文化、工作之需，岭南总督府形成了文学创作中心，在万树的直接影响下，众幕僚结为词社，倚声唱和。万树《贺新郎·六月七日饮琰青台上》自注：“（吴）慎庵、（吴）琰青、（吴）子静、（朱）虞尊近结词会，所作甚富。”词社的唱和产生了丰富的词作。每当万树搁笔后，众人纷纷即席唱和。雅兴正浓之际，万树为同人的和作再度酬和：“同人俱有和章，再叠前韵。”新秋初度，吴总督雅兴大发，亲自参与幕僚文士的词社唱和，万树《苏幕遮·新秋》序云：“大司马命座中俱和清真原韵。”命题之作，一唱三和。同一次雅集事件，当余兴未尽之时，他们数度题和，相关词作结集后，一部新的词集便应运而生。

总督府频繁的词社唱和活动也强烈地吸引着岭南本地的文人才士，屈大均、陈恭尹等人热情加入到这支庞大的填词队伍中。著名的“红豆词人”吴绮因组织填词活动被罢湖州知府后，马不停蹄随即南下，加入到岭南的诗词唱和团队中长达两年之久。期间，组建珠江词社，规模巨大至四百余人共同参与，汇集了岭南的各路精英文士，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

早年在无锡亦园编辑词选期间，万树即已受到侯氏家庭戏班音乐氛围的影响，开始磨墨试笔。游幕山西，晋北环境恶劣，黄沙飞扬、干燥恶劣的自然环境，不能引起这位江南才子的游览兴致；工作之余，赋诗填词成为万树的心灵寄托。其《透碧霄》词云：“载琴书，太行之险几摧车。暗尘积耳，酸风射眼，吟兴全疏。”正是南北明显的地域环境差异给予万树巨大的心灵撞击。于是，他将这种知音难解的孤独心理用词笔记录下来。而令万树极为兴奋的是，在一个偶然的时机，于偏僻的古河东山区遇到“解唱吴趋”的宫裳戏班。该词序云：“独班名宫裳者解唱吴趋曲，竟协南音，丝竹间发。”静耳细听，致使万树“几忘身在古河东也”，深深地被柔婉的昆曲所陶醉。他兴奋不已，即兴填词记录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词序见证了万树所参与的幕府文化活动，而词作则抒写了他对于这一文化事件的独特感受。这次不期而遇的经历激发了万树对于谱曲的创作激情，开始了填词谱曲兼并的创作历程。

万树《琵琶仙·赠徐筠皋明府》序曰：“时令襄陵，余为制《藐姑仙》剧，付诸伶歌之。”友人徐筠皋任山西襄陵（今属临汾市）知县，万树前往拜访。作为对徐氏盛情款待的回报，万树特为谱写传奇，同时填《琵琶仙》词记录这一文化事件的过程，词与曲相应生辉。一次在河北幕府观赏《疗妒羹》剧作之后，万树感慨万分，“今来巨鹿，忽有伶父献伎，自言能歌《小青传》，颇讶之。及自古门出，则打油钉铰，闻者哄堂而余辄唤奈何，泫然下雍门之涕也。夫黄河羌笛，睹胜旗亭；大江铁板，邀评坊曲。今沧桑翻覆，而馀韵在人，是作者名不传而心已传，纵令缺舌聾牙，亦自可喜，凭谁寄语芙蓉城内更复一粲乎！”^①遂作《宝鼎现·闻歌疗妒羹曲有感》。从词序可知，尽管柔美的江南昆曲传播到西北

^① 万树：《宝鼎现·闻歌疗妒羹曲有感》序，《全清词》（顺康卷）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637页。

高原,与洪亮高昂的秦腔融合,变为不南不北的新腔调;尽管缺舌聱牙的唱腔令闻者哄堂,令万树无可奈何,但是如此不堪入耳的戏曲也风靡黄土高原,并深受欢迎,这说明江南昆曲已经传播到北方并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环境中。对于新变剧种的难以忍受那是万树的个体感受,并不代表北方的广大观众,否则怎会如此深受喜爱?昆曲在西北已经吸收了北方本土音乐,成为深受当地人们喜闻乐见的新剧种。这些信息经由万树的小词记录下来,成为后世词学和曲学研究的宝贵文献资料。这说明,词已经成为戏曲传播的有效途径与记录传播状况的重要载体。相对于戏曲本身,词建构了戏曲的传播生态史。

晋、冀两地的游幕经历,北方大地对戏曲的狂迷盛况,使得万树改变了以往对北方音律文化的轻蔑态度,开始有意识地接纳并欣赏中原土音。在万树的笔下,逐渐出现了词曲创作上融合南北的新趋势。不仅如此,他还能从容自如地运用南北散曲曲牌重新编组新诗词。陈维崧《还京乐》序云:“万红友养痾僧舍,暇日戏取南北曲牌为香奁诗三十首。”词作有云:“想僧庐暇。竹篱边、行散闲招,仁甫酸斋(自注:白仁甫、贯酸斋,金元院本中高手也。),水际月下。共取趁拍牌名,与三唐、较量声价。”由此可知,万树能够从容自如地驾驭诗、词、曲各种文体并加以融合,自由驱遣金元杂剧院本曲辞建构自己的新词体,其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可与盛唐诗相“较量”。其《满庭芳》词序云:“少年新隽,见梨园歌余新制曲,极为心赏,因赋此赠别。”此词记录了一次偶然的宴席上,助兴演出的戏曲居然是万树刚刚脱手的新传奇,这使他感慨万分。由此可见,万树的戏曲已经在社会上广泛传唱,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同时,我们也听到了万树清词丽句之外的另类声音。

“幕内多才,新乐府、饶歌齐奏。”(屈大均《宝鼎现·寿制府大司马吴公》)作为总督府幕僚文人的主要文化活动,赋诗填词外,谱曲赏音也成为他们共同的雅集内容。他们会共同运用同一词牌抒写观赏一出戏曲之后的各自感受。万树河朔填词的成功尝试在岭南得到了迅速提升,填词成为赏戏的载体。为欢迎吴慎庵远道而来,总督府专门上演万树戏曲《舞霓裳》以助兴佐欢,万树则特为填作《曲游春·慎庵自梁溪来粤》词,其自注:“时正大司马寿觴,歌余所撰《舞霓裳》曲。”弹琴吹笛,听曲赏舞,张灯开宴,通宵达旦,乃吴总督幕府常见的娱乐方式。万树《莺啼序·上元赋呈吴大司马》自注:“大司马特制鳌山,设灯宴,是夕奏家乐达曙。”由此可见,万树成为总督府文化节庆活动的专业词曲作家,幕府戏班的演出需要新剧目,万树必须加紧创作、及时提供。《嘉庆宜兴县旧志》卷八《人物志·文苑》载:万树于总督府“暇则制曲为新声,甫脱稿,大司马即令家伶捧笙璫,按拍高歌以侑觴。”吴总督长子吴秉钧(字琰青)为万树《风流棒》所作序云:“丙寅(1686)春,饮红蕉花下,客有言某闺词之伪者。余谓此可入剧,作筵前一粲。索山翁填之,不半月而《风流棒》曲成。”小序记载了戏曲《风流棒》诞生的经过,源于幕客对于某人“闺词”真伪的争论。词史上,闺阁词构成词体发展的主流,抒写男女相思之情,缠绵悱恻之意。但时至明清,词学研究中出现了多种新观点,其一即主张词中的爱情为政治托喻,而非真正的爱情言说。一场学术的争论,经由万树之手演变为传奇戏曲,典雅的学术与通俗的戏曲高度而完美地融合为一。

幕府演出的需要极大地刺激了众宾僚创作的热情,几乎所有的幕府文士皆染指传奇戏曲。万树《贺新郎·藕叶青罗》序云:“子静、虞尊时从余问倚声之学。”即记载了两位同僚向万树请教填词谱曲的方法。在万树的鼓励带动和具体指导下,总督众多的幕僚文人开始涉足填词谱曲。金娘《汉宫春·读吴雪舫新制四种传奇》上片写道:“爱看吴郎乐府,直压吴骚。移宫换羽,却新翻、字句难敲。雄壮处、将军铁板,温柔二八妖娆。”“吴骚”指散曲选集《吴骚合编》(《白雪斋选订乐府吴骚合编》),合《吴骚一集》、《吴骚二集》、《吴骚三集》编选而成,由杭州张楚叔、张旭初兄弟编选,为晚明南曲传奇的经典,风靡大江南北,传唱不衰。吴棠祯(号雪舫)一气呵成,谱写了四种戏曲传奇,金娘则成为吴棠祯新剧的第一个读者和批评者。据该词所记可知,吴棠祯这四种传奇曲辞精美典雅,风格既雄壮豪

放,也不失缠绵温柔,出手即为经典,故金垲云其“直压吴骚”。

受幕府音乐氛围的影响,老幕僚吴棠祯(字伯憩)老树逢春,谱写《宋玉传奇》,山阴方炳《洞仙歌·寿吴伯憩》词云:“尽楚雨湘云,占尽风流,真能笔底翻红浪。”自注:“伯憩新填《宋玉传奇》。”金垲填词谱曲,新作叠出,成为总督府可与万树并驾齐驱的词曲高手,其《满江红·自制红鞅鞢传奇题词》云:“初未识,阳关叠。从不解,鹦哥舌。也邯郸学步,自惭痴绝。板错还凭雪舫较(同里吴伯憩),句讹常向鹅笼别(阳羨万红友)。却成来,减字与偷声,红鞅鞢。”词中金垲自言其“从不解”音律,因幕府中词曲浸染,方才“邯郸学步”,学习词曲,虚心向万树请教词律,甄别正误,而万树也热心地帮其修订,所谱《红鞅鞢传奇》很快传播到市井街巷,成为经典剧种。吴总督之子吴秉钧自幼与万树熟识,交流密切,早年即已拜他为师,有充足的时间向其请教诗词和曲律。吴秉钧十分熟悉万树词的文化风格:典雅、重情。在万树的亲自传授下,他很早就体会到填词实与诗书画一致的理论韵致,其词清丽,其曲雅正。在万树的直接影响下,总督府的幕僚文士们“有壘簾密友,金石同心,填就新词互相唱”(方炳《洞仙歌·寿吴伯憩》)。词艺相授,薪火传承,他们无论年长年少,无不执笔填词,染指谱曲,共同推动戏曲与诗词在清代走向繁荣。

概言之,万树的词保存了清初词坛发展生态的清晰记忆。在他的幕府文化活动中,填词已经成为其戏曲活动的重要有机组成,忠实地记录了明清易代之际词与曲的交融演变史。同时,万树的词为清代文坛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透过万树词,我们看到了清初大批遗民文人的生存处境、处世方式与谋生策略,也从中了解到清朝政府是如何收拢那些固存明志的前朝遗民的。通过具体的创作实践,万树将江南与岭南两大文化地域的文坛贯穿起来,而这两个地域的文坛又与京师以及全国的文坛密切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万树是清词复兴不可或缺的功臣。

(责任编辑:高峰)

Literati's *Youmu* and Poetic Circles in Early Qing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Case of Wan Shu

ZHU Li-xia

Abstract: The revival of the studies on the *ci*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literati's *youmu* 游幕 (literally travelling service as aides in the office of commanding generals). Along with the travels made by the literati, the *ci* poetry first began to enjoy a revival in the Jiangnan region (geographically area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Changjiang River), which later influenced other areas in China. In spread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Jiangnan *ci* poetry on the poetic circle in the Lingnan region (areas covering today's Guangdong, Guangxi, Fujian, Hainan and Yunnan Provinces), the poet Wan Shu from Yixing played a key role, who wrote *Cili* 词律 (literally *Rules of Ci Poetry*), a masterpiece on the *ci* poetr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during his service as aide in the office of a commanding general. Altogether, he created 500 *ci* poems in his life, which keep a good record of his travelling services. Together with Wan Shu, a group of poets such as Wu Tangzhen, Lv Shuzi and Lai Jizhi served as aides in the office of General Wu Xingzuo and travelled with him from the Jiangnan region to Fujian and to Guangdong. After finishing their daily work, they gathered together to exchange their ideas on the cre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ci* poems. Such activities directly led to the unprecedented poetic prosperity in the Lingnan region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n this sense, Wan Shu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revival of the *ci* poetry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ey words: Literati's *youmu*; Wan Shu; revival of *ci* poetry in Qing Dynasty